

7月15日至16日,应福建省委厅级退休干部、仙游县文史学会创会会长陈金添的诚挚邀请,厦门大学国学院院长、中国明史学会会长、著名历史学家陈支平教授、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、福建省作家协会顾问、原副主席林丹娅女士率领十余名博士师生组成的考察团,踏上仙游这片承载着千年文脉的土地,对仙游的文化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了为期两天的专题考察,仙游县文史学会创会会长陈金添、现任副会长戴子农、蔡洪添和陈震辉全程陪同,一场关于地方文化传承与学术研究的碰撞,在盛夏的仙游大地上渐次展开。

15日清晨,考察团首站抵达塔斗山。塔斗山山形似海螺,初名青螺峰,因山顶矗立的天中万寿塔而得名,集自然景观、历史文化与名胜古迹于一体。天中万寿塔是现存中国最大的宝匣印经石塔,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仙游县文史学会的顾问郑秋鉴先生,向考察团的师生们详细介绍了天中万寿塔的修建史。会心书院历史悠久,是宋代士子游学讲经之地,培养了蔡襄、蔡京等众多名人,宋代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学并手书“敬义堂”匾额。民族英雄戚继光在枫亭抗击倭寇时,曾登塔斗山揽胜赋诗。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两次在太平港避风时,也曾登临塔斗山。此外,陈洪进、王十朋、陆秀夫等历史名人也曾在此咏诗作赋,赞誉塔斗山的秀丽风光。

陈支平教授满怀深情地说,他老家是在离塔斗山不远处的界山镇,小时候经常到塔斗山野炊。那时候家里穷,带的是“鱼锅”(一种陶罐)上山煮稀粥就咸菜干和咸鱼干。往昔历历在目,陈教授轻抚着天中万寿塔石像衣纹的流畅线条说:“仙游的佛教造像融合了中原技法与闽越地方特色,是研究宋代宗教艺术南传的鲜活样本。”他转身对随行的博士生们解释,“不要小看县域级的文化遗存,它们往往是大历史的毛细血管。”林丹娅教授则对塔上题刻更感兴趣,她逐字辨认着石壁上的古代石刻文字,轻声道:“这与仙游‘海滨邹鲁’的文脉一脉相承,文人与宗教人士的交往,正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。”

离开塔斗山,考察团驱车前往枫亭镇的蔡襄陵园。陈支平教授凝视着蔡襄《万安桥记》碑刻的拓片复制品,语气中满是敬意:“蔡襄不仅是北宋名臣,更是闽中文化的标杆式人物。他主持修建洛阳桥时‘经世致用’的精神,正是莆仙文化最珍贵的基因。”林丹娅教授接过话头,指着园内陈列的蔡襄手书《荔枝谱》拓本:“作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,蔡襄的书法里藏着文人与乡土的联结,他写荔枝、记桥梁,都是将地方风物纳入中华文化体系的智慧。”

午后的阳光渐烈,考察团来到位于溪南村的蔡京墓。这座曾被历史烟尘掩盖的宋代古墓,经当地文史学者多年考证修复,如今已成为研究北宋政治史的重要实物遗存。陈支平教授站在墓前对一众博士生说道:“评价蔡京不能只看《宋史》里的‘奸臣’标签,他主导的变法措施在福建的推行,客观上促进了仙游的商业发展,枫亭港在北宋成为重要商埠,便与他的政策不无关系。”陈支平教授沉吟片刻道:“评价历史人物要放在具体语境中,蔡襄代表的是士大夫的道德坚守,蔡京则折射出北宋晚期官场的复杂生态。”

15日晚,一场特殊的文化交流在仙游鲤声剧团上演,教授们和他们的博士生饶有兴致地观看了《虎牢关》《凤仪亭》《三鞭回两锏》等莆仙戏折子戏。当莆仙戏传统折子戏选段的锣鼓声响起,陈支平教授与

林丹娅教授端坐于观众席前排,目光随着演员的脚步流转。仙游鲤声剧团是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共建单位,陈教授和林教授专程过来考察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莆仙戏。陈教授花费毕生精力,收集了数以千计的莆仙戏剧本,这份执着令人动容。谢幕时,陈教授起身鼓掌:“莆仙戏的表演体系里,藏着宋元南戏的活化石,这种艺术传承与发展太珍贵了。”之后,陈支平教授与剧团的艺术家们促膝长谈,详细了解莆仙戏中的仪轨,他眼中闪过惊喜:“我的《莆仙戏》新书里,正需要这样鲜活的田野调查素材。”

16日上午,考察团考察省级文保单位九鲤湖摩崖石刻。九鲤湖摩崖石刻现存有历代摩崖石刻近70处,宋代陈谠的“鲤湖”、宋代的“天子万年”、明代郑纪的对联、明代林有恒的“第一蓬莱”、民国严家淦等人题刻,隶书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诸体皆备,是研究宋至民国的书法艺术重要实物资料。陈支平教授指着湖畔的摩崖石刻群说:“这些从宋到清的题刻,记录的不仅是文人的游览足迹,更是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。”林丹娅教授则对九鲤湖的民间故事更感兴趣,她向陪同的文史学会成员详细询问“何氏九仙”传说的不同版本,认真记录着“祈梦”趣闻,她说:“民间文学是活态的文化记忆,这些故事里藏着仙游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智慧。”陈支平教授补充说道:“九鲤湖的祈梦文化是仙游最具特色的精神现象之一,从汉代至今延续千年,这种民俗信仰背后,是仙游人对‘天人对话’的永恒追求。”

16日下午,考察位于西苑乡凤顶村的九座寺。九座寺始建于唐代懿宗咸通六年(865),由正觉禅师倡建,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,有“南少林”之誉,是唐代仙游最大的禅林宝刹。始建于唐代的无尘塔于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是国内仅存的两座空筒式仿阁楼式大型石塔之一,具有很高的建筑、艺术和文化研究价值。林丹娅教授对于石塔奇特的形制、精美的浮雕赞不绝口,称之为“闽中古代建筑奇迹”。她甚至亲自动手整理、清洗躺在寺内的残碑和雕刻,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历史文化。林教授对陪同的文史学会会员说:“仙游的文化魅力,在于它既有蔡襄、郑纪这样的大家引领,又有遍布乡野的寺观、墓葬、戏曲构成的文化网络。”

两天的考察在九座山的暮色中画上句点。陈支平教授建议学会未来可从三方面发力:一是找准方向深入研究形成系统性的项目;二是开展“仙游文化口述史”项目,记录非遗技艺传承;三是加强与高校的学术合作,让地方文化研究进入更广阔的视野。他们对仙游文史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,如加强对明代户部尚书郑纪执政为民、魏昇和戚继光在仙游抗倭等方面的研究。

当晚十点,陈金添与学会十多位同仁茶叙,他指出:“这样的学术考察与交流活动,不是简单的‘打卡’,而是为仙游文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。地方文化的生命力,在于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传承。”在陈老的启发和鼓励下,会员们畅所欲言,积极献言献策,为仙游县文史学会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。

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,不仅让厦门大学的学者收获了丰富的研究素材,更让仙游的文史工作者们找到了守护本土文脉的新方向。而学界与地方共同期待的,不仅是陈支平新书《莆仙戏》的早日问世,更是这片土地上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的永续传承。

仙游县文史学会

林迪济世爱民的情怀

□张德成

历史上,仙游教育鼎盛,官学俱兴,崇儒重教蔚成风,“山古栽松柏,家贫子读书”。游洋位于仙游县城之北,与莆田永泰接壤,是个交通要塞。宋时曾设县,(称为旧县)这里山川绮丽,峰谷相间,青峰叠翠,碧水环流,英才辈出,科第蝉联,是个神奇之地。

仙游于唐圣历二年(699)置县,据唐代《游洋志》载,唐时,这里曾有不少名人出仕:武德二年的进士金鲤;贞观六年的进士郑积;乾封三年的进士郑方连;龙朔二年的进士史宾、唐万钟、白金等,这些历史文化名臣给后世留下一段段千古佳话。如:史宾,官至司徒,封楚国公,与耿仁杰同朝为官,仁杰释:“史公遇事不萎靡,当言不忌讳,可谓一代名臣”。金鲤,官司徒,封吴国公,谏唐太宗亲征高丽,太宗曰:“卿言当矣,但事势因不容自止”。鲤遂解印归隐白鹤山中。太宗寄以诗曰:“黄龙漈里黄老戏,白鹤山前白鹤棲。弘景可怜虚宰相,岂将薇蕨同夷齐”。最早的进士为唐代金鲤,是福建的第一个进士,开兴化仙游教育领域的绚丽之花。当时,游洋有“山中邹鲁”之誉。

而宋绍圣元年(1094)游洋龙山的林迪登渐榜进士,初任左司理,再任龙溪县知县,复转运使,受朝散大夫,是一位清廉为本,气节为重的历史名臣。

◆廉风正气天地间

林迪,兴泰里人(游洋龙山),字吉夫,号素翁,出生书香门第,雷州刺史林苇的后裔,父亲林朴,卒后赠宣奉郎。少年时期在兴化县香山书院求学,与易学家陈易结识忘年之交,后中进士,任福州左司理。刚上任时古田县乡送来五名劫匪报求治罪,林迪认为“因饥荒灾年出来抢食,按法律不应判死罪”。县里就以文教施政治这五人之罪,而把他们关进牢狱里。主帅原怀疑这样判罪不妥,林迪坚持自己看法,最后主帅认同了!尔后升转为司寇,去龙溪县当知县,主政期间清正廉洁,体察民情,平易近民,关注民生,重视教育,扶持农桑,治理社会秩序,极力推行惠政,被誉为“大有古循夷风”。

三年任满之时,当地各界民众纷纷请愿迪公政绩斐然,要求上司知府挽留续任。上司接纳民众请愿,继续留任,当了九年的龙溪县令。数载后,林迪请命致仕退休获准。当时,离开龙溪时万民夹道相送,依依难舍,泣泪而别。

林迪曾在仙游枫亭会心书院为塾师,以其琴棋书画才艺及易理卓著,满腹经纶,为人耿直,行为端正,很受乡里人敬重,声名远播,赢得许多名宦与学者的赞誉。后来,蔡京当宰相,与蔡卞慕才多次邀请林迪上京城为高官,被拒绝。郑夾漈先生写给魏丞相的信中说:“往日看到文枢密说吉夫(林迪)有高尚的品德,是受人敬重的老者”。写给詹县令说:“隐怀深意,却没有向人家示意自己聪慧过人”。詹县令也总是说:“吉夫是我平日所敬重的老师”。郑樵曾赞迪公:“耆老硕德”。

在龙山顶,苍松翠竹掩映下,屹立一座天然的石洞,洞内宽三丈,深丈许,洞内清泉滴滴,洞前杂木成林,周围群山环抱,真是风光如画,气象万千,幽静无比。这个“读书楼”成为龙山的名胜古迹,亮丽的风景线。

林迪隐退后不慕功名,不贪富贵,寄情林松,洁身自好,隐居著述,故名“读书楼”,钟情吟咏,《著诗文百卷》《咏唐史一卷》,自己作序,告诫子孙。因年代久远,大多失散,无人寻踪。

◆文采风流贯古今

综述以下八篇诗文作品,林迪视其为生命,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推进文脉延续,学习先人的创作精神,以饱满深情的笔触,开拓视野,贴近生活,简洁精炼,明快质朴,手法各异,字里行间透示出诗人的心思,赞颂祖国山河之大美,抒发对家乡之眷恋,展示人生的思想和品格。

题“读书楼”
一炷沉沉一粟书,怜君重草紫云居。
溪山朝暮能新美,世事尘缘并扫除。

题静和轩对联
寂寂峰峦千古意,溶溶花木一家春。
去厦孙从之示玉蕊佳篇时过未

庚和今年此花
食菜曾餐三百困,种花重看一番新。
洞先明赏轮无迹,工部高吟笔有神。
叠雪雅宜歌白雪,送春仍欲卖青春。
向来伪贴今冰释,从此嘉名遍广轮。

东湖其一
门巷深深过客稀,杖藜闲坐钓鱼矶。
醉来一枕华胥梦,肯校人间是与非。
东湖其三
林梢下过黄梅雨,湖面闲来白昼风。
六月游人不知暑,恍惊身在水晶宫。

东湖其四
一曲清歌酒一斛,幅巾林下兴何长。
沙鸥似觉忘机久,时引新雏过短墙。

东湖其六
采莲游如惬意,争弄兰舟一叶飞。
过尽绿荷人不见,夜深时带月明归。
大漈洞天留题
暇日来游九锁山,登龙踞虎恣跻攀。

方瞳皓豁小天下,仙隐清越非人间。
秘籍琼科辉映簇,白云朱鹤镇长闲。
洞中丹灶开还未,顾觅刀圭驻瘠颜。
次韵廷秀待制玉蕊
姑射山前雪照人,长安水畔态尤真。
步摇翘玉中心整,璎珞塗金四面匀。
常笑茶醕藏浪蕊,独陪芍药殿馀春。
自从唐代来天女,直到平园见后陈。

◆古墓疑云待揭秘
林迪公一生为官清正,爱民如子,深受百姓爱戴,晚年归隐仙游游洋龙山“读书楼”,著诗文百卷,咏唐史一卷,卒七十六岁,葬于双峰山(不详),墓记载《济川林氏族谱》“夫人方氏,继娶夫人黄氏,合葬双髻口,北大路,溪水环带,明器尚存,石柱二”。
这些年来,林氏后裔一直致力于寻找墓地。林志槿和林里热心村民几乎踏遍游洋附近山头。于2024年6月26日在双峰山发现一个疑似林迪之墓。尔后,村民带着记者来双峰山按族谱记载的双髻口,沿着山路来到半山腰,瞧见一块土地平整的地方,村民称这里是墓地广场,此片竹林荫密,环境幽静,在墓地人口处有一对石鼓,旁边还有一些残缺的照墙。一般来说,只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能拥有这样的配置,可见墓主人身份不一般。村民发现上面有一个洞一直伸到墓内。据分析,应该是当时盗墓贼在寻找陪葬品留下的痕迹。

据古籍记载,林迪是与他的妻子合葬,应该是三个墓室,而这个古墓刚好也是三个墓室。另古墓下方有一条溪流环绕,溪流畔里一条大路与记载相符。
七月六日,记者将相关情况发给仙游文物部门专家,这个古墓是否是宋代的吗?是否有价值考究的地方?还需专业人员进一步考证。(据《海峡都市报》载)。

“壮丽龙山灵气长,迪公隐处土生香。莆仙二邑标名姓,亮节高风万古扬。”林迪度过七十六个春秋风雨,生命中没有空白。后世人缅怀他济世爱民的情怀,在仙游金石山麓,兴化县游洋和龙溪为他建造名宦祠,春秋祭祀。